

# 爸爸

6C 莊嘉兒

讀幼稚園的時候，老師常常給我們佈置畫畫的功課，主題往往是「我們這一家」。同學交的畫作中，總是有爸爸、媽媽和自己，而我的卻永遠只有媽媽和我，因此我自小已經意識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家庭有所不同。打從我記憶以來，便只有我和媽媽在家中，父親的身影從未在溫暖的小窩出現過，只是大時大節時打過一兩通電話來，在街頭普通地吃一餐飯而已。父親對我的噓寒問暖更是絕無僅有，自小我們的關係便很疏離。

直至小學，每年的陸運會都有親子比賽，別人家的小孩總有父母到場參與，而我卻只有媽媽的支持，這讓我顯得自己與其他同學格格不入，這也是我為何如此討厭陸運會的原因。因此由小學開始，我便對自己父母離異這件事十分介懷，因為這讓我變得很不一樣。我時常聽到別人嘲笑我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，沒有人愛的孩子，我和父親的關係也由疏離演變到惡劣。

我不解為何父親要離我而去，我憎恨他拋下我，我憎恨他沒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，而要母親格外努力地工作，幫補家計。我認定了父親是我人生的污點，是我們如此糟糕的生活的始作俑者。所以我只要逮到機會，便會奚落他人到中年還一事無成，也不想見他。父親則認為我是青春期叛逆，對長輩不敬，需好好調教。我甚少得到他的讚賞，即使測考取得佳績，他也只是輕輕回應一句：「嗯，是嗎？」因此我倆每次見面都是火星撞地球，水火不容，不歡而散的。我認定他的心既然離我而去，大概對我的愛也寥寥可數吧？否則便不會對我雞蛋裏抓骨頭。「父親」這回事，常常感到耿耿於懷。

這個從小根深蒂固的想法，直到我中學六年級的時候，偷偷地有了變化。

在畢業典禮前的一個星期，我形式上告知了他，但心裏卻早已預計他不會出現，畢竟他從未出席過我的任何一個活動或典禮。

在畢業典禮當天，如我所料，只有母親隻身一人到達學校，等待典禮開始。我先進入禮堂安頓好，準備一會兒的頒獎儀式。我努力讀書，上台拿獎，就是希望不要辜負母親對我的期望，讓她為我而感到驕傲。在等待頒獎的過程中，我在想，如果父親看到他的女兒今天如此優秀，會開心嗎？會稱讚嗎？會感到自豪嗎？「如果他今天在場，又會是怎樣呢？」這個想法在我腦海一閃而過，但想起他對我常有各種不滿，這個念頭便很快地打消了。當我回過神來，已經聽到司儀宣佈：「英文科學科獎得獎者——王一心。」我徐徐邁向獎台，希望媽媽能多看自己幾眼。我以焦急、雀躍、興奮的眼神橫掃台下，尋找母親溫柔的目光，希望她能捕捉這光榮的一刻。

和校長握手過後，我的視線再次轉到台下，掃視四周，在場後的一個角落中，我發現了一個陌生卻又熟悉的影子。對！那個人個子不高，人到中年卻又不失氣概的男子，正是父親。我和他雙眼對視了一秒但又很快逃避開來，生怕他看出我心中對他來臨的期待。那一刻我的心中是如此澎湃沸騰，但表面上卻要裝作若無其事，面不改容。無可否認，雖然我憎恨他，討厭他，但他的到來，真的帶給我一種喜悅。我終於讓他親眼見識到我是成功的，並非他認為的如此不濟。即使他不疼愛我，我依然抱有一絲期望，希望得到他的讚賞和認同，然而我自知這個機會是十分渺茫的。

頒獎完畢後，我到小食部和母親會合，同時父親迎面而來，說了一句：「女兒……」然後便把我摟進懷裏，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膊頭。這是我第一次和父親有如此親密的接觸。雖然他沒有說太多的話，但那個擁抱超過千言萬語。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父親

對我的關懷。當我再次和他對視時，他的雙眼通紅，熱淚盈眶，我從他的雙眼中只看到了身穿畢業袍的自己。那一剎那，我們這麼多年來的僵硬關係彷彿有了緩解。父親接着從包中拿出一個包裝精美的盒子，示意我打開。我瞪大眼睛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不是今年最流行的機械錶嗎？」父親輕輕地回應我：「是啊，你長大了，應該有一塊象徵性的手錶了，這也是我做父親欠你的，應該做的。」沒錯，從小到大，我從未收過一份父親送的禮物，我一直認為是父親沒想着我，因此不送我禮物。沒想到，他竟說是「欠我的」，聽到這話我不禁湧出眼淚。接着他又說：「今晚訂了一間三文魚很出名的日本餐廳，慶祝你畢業，也是獎勵你的。」三文魚？他怎麼會選三文魚？父親看到我一副疑惑的臉，便補充說：「平時和你吃飯，你總是點三文魚魚生飯，想必你一定喜歡三文魚吧？」原來父親在過去的日子裏，有默默地關注我，只是我未曾發現。

在畢業禮前，我一直以為父親不愛我，為父母離異而耿耿於懷，總是愛將別人的父親和自己的做比較。我一直以來都將父親視為心結，這個畢業禮卻讓我見到了父親對我的重視。心中藏着多年的這個死結，似乎慢慢地有了解脫的方法。

晚餐時，父親問道：「想好要讀什麼大學、什麼學科了嗎？你不必擔心錢的問題，我會想辦法，只管選自己喜歡的，只要不後悔便足夠了。」我沒有作聲，只是默默地點頭。這也是父親第一次如此緊張我的學業。我知道那塊手錶一定是他儲了很久的錢才買到的，畢竟靠苦力賺錢的工作沒有很高的薪酬。父親竟然主動提出負擔起我的生活支出，這更加讓我吃驚。我沒說話回應他，是因為我已汪然出涕。「我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」這個感覺，隨着父親的言語隨之而退，我彷彿不再追究為何父親當初要離開我們，或許他有他的苦衷，大人的世界很難弄明白的。但是我知道了父親並不是不愛我，或許是我懂事了，長大了，也或是

父親變了，變得更加疼愛我了。是誰變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我終把心中的鈴一點一點地解開了。原來我也能像其他同學一樣，不但有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，還有父親這棵參天大樹。或許我們的關係應該變回正常父女那般親密了。

晚餐過後，我鼓起勇氣向父親提出：「不如，下個禮拜五我們一起吃晚飯吧？那天是我生日。」父親堅定地回了我一句：「好！」